

圖影風姿



市井萬象

香港電影資料館即日起至十月八日舉行「圖影風姿——香港電影與漫畫」展覽，回顧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由漫畫啟發或改編而成的香港電影，引領觀眾探索漫畫作品對電影世界的影響。這些電影有改編自中式漫畫的《王先生》《烏龍王》《老夫子》三大系列；改編自日本漫畫的《男兒當入樽》（一九九四）、《頭文字D》（二〇〇五）、《城市獵人》（一九九三）等，還有由膾炙人口的本地漫畫改編而成的電影，如《古惑仔》系列、武俠漫畫《風雲》系列等。

此外，部分漫畫亦以動畫版電影與觀眾見面，如《風雲決》（二〇〇八）和《大偵探福爾摩斯：逃獄大追捕》（二〇一九）等。部分電影的漫畫手稿、電影劇本、角色造型設計圖和電影宣傳品等亦有展出。

政府新聞處



◀中式漫畫作品及改編電影劇本。

▼由多個香港經典漫畫系列作品組成的大型漫畫牆。



小巷煙雨



HK人與事 魯力

清晨，外出散步，天上飄着細雨。七點之前的香港，小巷裏沒有行人。兩旁的路燈還亮着，如絲細雨在燈光下飄逸，整條小巷煙雨朦朧。小巷不長，高大的玉蘭樹飄來淡淡幽香，令人神清氣爽。我雖然帶了雨傘，但卻沒有打開，任由細如牛毛的「杏花雨」浸潤臉頰。腳下，涓涓不息的，則是水泥板下流淌的淙淙水聲。

在我住的半山列拿土地臺住宅旁，有一條通向半山電梯的小巷。兩邊高樓林立，整條小巷只留下那寬不過兩米凹凸不平的水泥板路。在進入巷口那幾級斑駁陸離的台階，仍在散發着一些歷史氣息。每天進出巷口，都會看到掛在巷口柱子上一塊沾滿灰塵的銅牌：「菲律賓國父扶西·黎刹故居」。

據史料記載，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，黎刹與家人居住在半山的列拿土地臺二號。不過，這條小巷上的舊房子已被全部拆掉，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高樓。黎刹的診所開在位於列拿土地臺附近的德己立街。中環山上綠樹成蔭，氣溫清涼，春雨隨着微風，淅淅瀝瀝飄來。當我從這條小巷走過時彷彿見到：早起的黎刹喝過咖啡，用過早餐，撐着一把黃油傘，順着石階慢步下山的背影。

從我家往上走幾步，就到了衛城道，那裏有一座環路而立的紅色小樓，以前是香港華人富豪何東胞弟何甘棠的住宅甘棠第，現為「孫中山紀念館」。這座在英王愛德華時期



▲大館位於中環荷李活道。圖源：Mike Pickles

流行的綜合古典建築，大樓的牆身以紅磚砌築，門窗四周以花崗石裝飾，環形露台鑲有精巧華美的鐵製欄杆。

孫中山從讀大學開始，多次來港，在中環半山有十八處他活動過的歷史古蹟。從我家出發，沿着般咸道快到香港大學時，會見到一段石牆，大榕樹的樹根深扎到了底，那樹的根系已爬滿了石壁，彷彿是「自古以來」的風物。這裏就是孫中山的母校：香港西醫書院。在香港大學校園的荷花池邊，樹立着一尊孫中山的紀念銅像，銅像底座上銘刻着一句英文，翻成中文就是：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。

從我家往山下走個五分鐘，就可以看到一排由二十多米的高牆圍繞着的紅色古典建築，這是中環荷李活道十號的域多利監獄，現在是香港著名文化歷史活動中心，稱為「大館」。大館地處中環，在日佔時期成為日軍的港島指揮總部，是拷問及處決犯人的地方。戰後復修改為警察總部及中區警署。域多利監獄曾經關押過不少名人，包括作家戴望舒與越南民主共和國開國元勳胡志明。

從維多利亞港望過去，中環的太平山上高樓林立，鱗次櫛比，經常成為影像中香港對外的形象。但是，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些高樓背後的小巷，那才是孕育着香港生機的力量源泉。其實，香港不僅不是文化沙漠，更曾是中國乃至亞洲的革命發源地。在這個彈丸小島，曾經留下許多著名人物的足跡。雨中，渡船慢慢駛離中環碼頭，太平山的高樓在細雨中漸漸地變得模糊。但那些煙雨中的小巷，卻永遠地留在世人的心中。



自由談 楊不秋

朋友喬遷新居，前去暖房。一入玄關，就看到花瓶裏插着兩枝水培蘭花，並不大，每枝各端盛開三四朵。花瓣質地輕透，顏色也特別，與平日裏常見的不同，我不由誇獎讚美一番。朋友感嘆，好看是好看，可也貴得離譜，買的很是冤枉。

原來，一日她在新家附近閒逛，看到一家店內的物品很別致。她當時也被這蘭花的賣相所吸引，雖然所有商品都未標價，她不過兩枝蘭花，也不需要太計較價錢。連同其他幾件小物一併結賬時，她才驚覺總價頗高，一問才知單這兩枝蘭花已近千元。她跟我說：實在不好意思不要了，只能忍痛買下，並暗下决心再也不幫襯這家店了。我打趣道，我就會對店家直說：不好意思，不要了。多一個逗號而已，立省小一千元，感覺

像是自己賺到了。我朋友把不好意思埋在了自己心裏，硬着頭皮花了錢，因為她不想因為嫌貴不買而被店家輕視嫌棄，然後又只能暗自叫苦。想來這家店之所以不明碼標價，大概就是抓住了我朋友這樣臉皮薄而不好意思把「不好意思」講出來的所謂商機，哪怕是一錘子買賣，也是有一單就多一單的佔個便宜。如果換做是我，肯定要把這句「不好意思」講到明處，我不在意陌生人怎麼看我，也不想自己委屈難過，而且店家沒明碼標價，已經有失誠意在先，我又何必介懷自己不花錢會被看作不體面呢。

雖然我能毫無顧忌地對陌生人說「不好意思」，可在朋友面前也還是會常常猶豫，大多還是因為不忍心駁了對方的面子，或者掃了對方的興致。不過我最近還是婉拒了一個朋友的約飯。跟這個朋友不算很熟，疫情之前大概她約我一年見個一兩次面。每次她

都怨婦一般跟我抱怨周遭人事。因為跟她的生活並無太多交集，我對她的抱怨也沒什麼共鳴，負能量爆棚的飯吃得很不舒服。上一次吃好飯臨別之時，我感到了即將解脫的輕鬆，然後聽她得意地說：跟我吃飯聊天你覺得挺開心的吧？我是要幫你更好地豐富社交生活才約你見面吃飯的。我大驚，沒想到彼此的想法竟相差千里。她並不了解我的生活，憑什麼居功自傲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話讓我意識到，跟那些跟我不在一張紙上共享相似價值觀的人交往，大可不必遮遮掩掩地把「不好意思」藏在心裏，自尋煩惱。

說到底，「不好意思」這四個字，一層含義是禮貌和客氣，還有一層是因為自己無法完成對方期待而心懷愧疚和抱歉，人情世故的面子和裏子也都算是有交代。到底是選擇說出來給自己減負，還是選擇閉口不說讓對方稱心如意，大約每個人心裏都有自己的天平去衡量值得與不值得。

宇宙的神力與你同在



人與事 吳捷

一月中旬返校，收到B博士去年聖誕前寄到我辦公室的節日賀卡。近兩年沒有他的消息了。此次，莫非他夜觀星宿時看到了什麼圖景？

B博士退休前是我在大學的同事。初相識，他已年逾古稀，喜歡占星、吃快餐、飆車。我在學校組織義賣活動，萬事俱備，氣象台卻預報當天有瓢潑大雨。見我氣餒如淋了雨的貓，B博士神秘兮兮走過來：「我看過星象，那天一滴雨也不會有。」

結果真的一滴雨也沒下，義賣大獲成功。

B博士全名Leon Bodevin，智利移民，安靜內斂，像個隱士。大學教師通常球鞋牛仔褲，穿着隨便，彼此直呼其名。B博士每天必然西裝革履，領帶常換常新，且以「博士」、「先生」、「女士」等頭銜稱呼同事，我乃戲稱他B博士（Dr. B）。B博士獨居，不開伙。初次邀我吃飯，說要帶我去他最愛的本地餐館。下車一看：麥當勞。餐餐漢堡包的間隙他笑道：「我研究了行星和十二宮的方位，你事業星正旺，無往不利。加油吧！」我於是發奮寫論文，偶爾會收到他的郵件：「注意，電腦是有情感的生物。給它放一天假，它會很開心的。」

B博士很關心來自亞、非、拉美的學生和同事，也在學校多次主講講座，介紹並討論穆斯林文化、宗教與政治、LGBT權益等。他於學無所不窺，若不是在吃快餐、冰淇淋，就是窩在辦公室煮咖啡、讀書。我曾問他：「人生的意義何在？」他笑而不答，次日送我一本《存在主義文選：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薩特》。他常勉勵我要如一束激光，專注於學習和思考，還送我一堆他讀過的書：康德，蘇珊·桑塔格，羅蘭·巴特，法國現代哲學……學校曾因大雪停課，B博士發來郵件：「願你善用時間，把囤積在學術倉庫中的精神食糧吞吃一空。」

B博士心目中的「冰淇淋聖殿」在幾十公里外。他的「水星」老爺車像被壓扁的坦克，坐進去，我總會緊握扶手，小



▲暗夜星空，蘊藏着許多星象宇宙的奧秘。

資料圖片

聲念佛，因為一開上限速每小時五十五英里的高速路，他就猛轟油門，飆到時速八十英里，引擎怒吼，搖擺穿梭，風馳電掣，把一輛又一輛車遠遠甩成模糊的風景。進店，他點了草莓和薄荷冰淇淋，左一口、右一口，開心得像春天的松鼠。付錢時，B博士掏出一大把硬幣，一不小心，叮叮噹噹，掉落滿地閃閃閃光。「嘩，原來你這麼有錢啊！」我故作驚訝。他笑得脖子都紅了。

B博士常光顧麥當勞、漢堡王、賣熱狗和奶昔的Cook Out、美式墨西哥快餐店Taco John's。某年冬天他手術切除膽囊，出院後我致電：「想吃什麼？」「Taco John's的墨西哥捲餅，要雞肉餡和豆餡的。」一年半後他心臟病發，去探望前我問：「需要什麼？」「橘子汁、冰淇淋。」我同家人商量：「他現在可以吃這些嗎？」「老人家開心就好。」我們帶去一加侖果汁和一大盒冰淇淋，放在病床邊小桌上。B博士忙不迭拿起來藏到床下，又輕輕用腳尖往裏面推了推，抬頭羞澀一笑：「護士不讓吃。」他也知垃圾食品無益，常在教學樓中爬樓梯以健身，並勸我仿效，少乘電梯，因為「省電」，還督促我勤走路：「健行自有其魔法，能操縱超自然之力為你所用。」

二〇一六年B博士榮休，去得州養老前最後一次回智利。我送他去機場，他研究半天我開車的動作和車速，小聲嘆道：「冷靜理智，一如你日常言行。」他帶回一隻直徑盈尺的精美銅盤送我，盤心鑲有枝葉卷舒的智利國花風鈴草(copihue)，說是「我和我的兩個大行李箱感謝你。」搬到得州不久，他寄來明信片說，已在本地社區大學註冊，主攻人類學，輔修化學，「足以讓我這個老傢伙終日忙碌了。」對我郵件中的碎碎念，他都會詳細回覆：「生命就是不斷的適應，適應過程本身則帶來各種驚喜和可能。在這個給你無限機遇的國家，你有極大潛力貢獻學界和生活。」「相信你一直專注於求知。我夜觀星象，總看到宇宙的神力與你同在。」

今年初，收到B博士的聖誕卡一周後，竟傳來他溘然長逝的噩耗。去世前整整一個月，也許他若有所感，寄出了這封賀卡。信封上、卡片中，他恪守舊禮，依然稱我Dr. Wu。在最後的日子，他在他的占星盤上看到了什麼？是長路盡頭的虹橋？是我終於不負他的期望？來自他故鄉的銅盤一直掛在我書桌旁。有時夕陽斜照，霞光離合，我悵然凝望風鈴草，彷彿又看到B博士眼中的靈光一閃：「宇宙的神力與你同在。」

坐網與耐煩



如是我見 陸小鹿

讀E·B·懷特的童話《夏洛的網》，對書中的一段對話頗有感觸。有一天下午，蜘蛛夏洛告訴小豬威爾伯，人類用了八年時間建成了昆斯伯羅大橋。威爾伯天真地問人類在昆斯伯羅大橋上是捉甲蟲嗎？夏洛說：「不，他們不捉任何東西。他們只是在橋上走過來走過去，老以為另一邊有更好的東西。如果他們在這橋頂上倒過頭來靜靜地等着，也許真有好東西會來。可是——人類每分鐘都向前衝啊，衝啊，衝啊。我很高興我是一隻坐網的蜘蛛。」威爾伯又問：「坐網是什麼意思？」「意思是我大部分時間一動不動地坐在網上，不到處走。好東西我一看就知道，我的網是樣好東西。我固定不動，等着東西送上門來。乘機可以好好想想。」

《夏洛的網》發表於一九五二年，距今已有七十年，然而夏洛對人類的評價，依然

適用於今天。環顧身邊，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每天步履不停，唯恐掉隊，在你追我趕中逐漸失去了從容、優雅和平靜，取而代之是陷入無限循環的疲倦、焦躁和恐慌之中。我們早已忘了，有些時光只能用來靜靜等待。

「一席」曾邀請朱贏椿做過一次演講，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講題目是《慢慢下來》。朱贏椿在南京師範大學有一個工作室，他在那裏待了十幾年，像夏洛一樣安心「坐網」，種菜、養蟲，他結識了各種各樣的蟲子：扁蝨、步甲、廣翅臘蟻、雪蟲、草蛉幼蟲、桑天牛、斑潛蠅……寫了很多觀蟲日記，也畫了很多圖，陸續出版了紙書《蟲子旁》《蟲子間》《蟲子書》《蟲子詩》……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。有意思的是，朱贏椿還出版了一本書名叫《蛛囑》，講的是蜘蛛的一生，讓我覺得彷彿他和夏洛是認識的，彷彿他也聽過夏洛和威爾伯的對話。

為什麼朱贏椿能坐網？因為坐網需要「耐煩」。耐煩，即耐得住寂寞，耐得住冷

清，耐得住誘惑，耐得住不從眾，耐得住堅守自己的選擇不被別人的行動所牽制。我們經常說「我很不耐煩」，但我們卻很少說「我很耐煩」，不但我自己不說，也沒聽過身邊人這麼說，但汪曾祺說沈從文就很愛用「耐煩」二字。

沈從文評價自己不是天才，只是耐煩。他對別人的稱讚，常用的詞是「要算耐煩」。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，說「要算耐煩」。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，也說「要算耐煩」。他的「耐煩」，意思就是鍥而不舍，不怕費勁，不急不躁。沈從文一生出了很多作品，被稱為「多產作家」，但其實他寫東西並不快，只不過常常日以繼夜地寫，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寫，不到七萬字的《邊城》，寫了半年。所以，成功者哪有什麼別的竅門，唯有腳踏實地，甘於耐煩，帶著韌勁，多加沉澱。

余世存在《時間之書》裏有一句話我很喜歡，他說：「你做三四月的事，在八九月自有答案。」